



2009年1月24日下午，纽约曼哈顿天气寒冷，世界著名艺术殿堂无线电城音乐厅(Radio City Music Hall)内却温馨如春。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国际艺术团合璧，以强大阵容在这里隆重登场，在中国新年之际将全球盛大巡演推向高潮，吸引了艺术界精英、金融界名流、政商界要人、华人同胞等各族各界观众。

无线电城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是无线电城2009年第一场演出，非常成功，“是我们的新年开门大吉，给顶级剧院带来荣光”。

五千历史共华台，天上人间一幕开。随着现场乐队悠远辉煌的伴奏，大幕徐徐升起，开场节目《开创五千年文明》恢宏、壮丽、光明、祥瑞的景象立时令观众眼前一亮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有的观众潸然泪下。神韵跨越时空，以全新多维的视角，展现敬天重德的中华神传文化，引领观众走入美好殊圣的意境，感受中华正统文化美轮美奂的亘古魅力与博大精深的内涵。

演出于傍晚6点半圆满落幕，全场起立鼓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观众赞誉神韵晚会不仅艺术水准登峰造极、世界顶尖、超一流，而且令人心旷神怡、如临仙境般的愉悦，甚或有醍醐灌顶、脱胎换骨之感。迷茫者茅塞顿开，彷徨者喜见希望，得志者反思生命的意义，失意者收获非凡的惊喜……

神韵美妙的旋律回荡着，浸润着人们的心田。很多观众惊叹，晚会的各个方面、每个细节不仅精美卓越、和谐统一，而且清新怡人，简直是浑然天成，是前所未有的独创。还有观众表示，神韵内涵丰富深刻，启迪着艺术界同行的灵感。也有观众说，很难言传神韵带给人的那种来自生命本源撞击心灵的震撼。神韵传递的是与所有人都相关的重大信息，并给当今世界的困惑与困境提供出路。

# 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199期

2009年1月30日

## 一万块变两万块的秘诀

我在城隍庙市场做海绵批发生意已有十余年，俗世众生相见了不少。近一段时间，我遇到两个有意思的对比。

2008年10月左右，几个军官来我这儿买150床海绵床垫。以往海绵的价格是10元一斤，今年金融风暴生意难做，我急于出货，便按8元每斤的价格卖给他们。他们报出床垫的尺寸，我计算了尺寸、重量以后，报出了总价格：一万多块。军官也不怎么还价，说：“行，抓紧做吧。”

没过几天，尺寸整齐的海绵从厂里发来了。接到我的电话后，军官们很快开车来了。给他们办好提货，我问他们，“发票怎么开？”

搞采购的都知道，手写发票学问可大着呢。发票怎么开？按实价开，还是按虚价开？

大多数顾客会自己报一个数字，大多是在实价的基础上稍加一点儿，一般都是一百块钱的东西开成一百二、三十块。我赚我的生意钱，你拿你的“辛苦费”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。

可这回，我遇到了狠角儿。几个军官一开口吓了我一跳，“单价写16块钱一斤，重量按实际的开（大约是怕过秤），总价就是16乘以重量！”

就这么着，一万多块钱的海绵垫，被开成了两万多块的票。几位军官乐呵呵的——能不乐么，一万多块钱均摊了，每人得分好几千呢！

早就听人说“军队有钱”、“政府有钱”，一顿饭吃掉几千、上万，还说军队里搞采购的职位最吃香，今日一见，可不是嘛！一万多元的海绵垫就黑捞一万块，那大型采购岂不是捞翻天了！什么“人民子弟兵”，我看是我们顶在头上供着的“人民老爷兵”！（转下页）

春秋时代，  
晋国消灭了虞国，  
俘虏了虞国大夫

## 秦穆公羊皮换大夫

百里奚，晋国公主要出嫁到秦国去，做秦穆公的夫人，百里奚被作为陪嫁的奴隶送往秦国。走到半路时，百里奚逃走了，逃到楚国边境被人捉住了。

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能，就派人去见楚王，说：“我家陪嫁的奴隶百里奚私自逃到楚国，请允许我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。”楚国交出了百里奚。秦穆公见到了百里奚，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了，穆公和他谈论国家大事，百里奚推辞说：“我是亡国之臣，哪里敢和您谈话呀？”秦穆公说：“虞君不能任用您，所以亡国了，这并不是您的过错呀，先生不必自谦。”

穆公和百里奚谈了三天，非常高兴，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，称他“五羖大夫”。连奴隶都能得到重用，秦穆公不能成为春秋霸主，又能是谁呢？



（接上页）这事过去了一两个月，年底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不在店里，隔壁铺儿的人打电话给我，“有人来买海绵了！”我赶紧跑回来，一个大约 25、26 岁的姑娘守在摊点前，见我来了，说要买两床海绵，又报了尺寸。我很快裁好了，捆好拎给她。

“发票怎么开？”我照例问。

“照实开呗！是多少钱就写多少。”

我顺口问了句，“你刚搞采购的吧？”

“哪儿呀，我负责我们公司的采购，都好几年了。”

“这样吧，我帮你多开二十块，你当打车费好了。下回你还要来照顾我生意啊！”

她一听急了，“别别，我从没拿过回扣，老板你可别给我‘破记录’啊。”

这世道还有这么傻的人，我的好奇心可上来了。“干嘛不拿！大家都拿你不拿，当心你们单位别的搞采购的人给你穿小鞋！”

她说，“大家都拿我也不能拿。不拿亏心钱，不做亏心事，这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。老板说了你别吓，我是炼法轮功的。”

我上下左右地打量她，想从她身上找出点儿电视里报导的“神神叨叨、神经兮兮”的样子。可是，她太正常了。除了不拿回扣有点“傻”，我没看出她有任何异常来。

她又给了我一份小册子和一张光盘，嘱咐我回家慢慢看。我觉得这姑娘挺实在，招呼她“海绵拎得动吗？慢点儿走！”

晚上回家我便看了那张光盘。看着荧幕上那一幕幕真实的场景——警察痛殴相信法轮功的妇女、青年，那些人被踹倒在地，还死死护着手里“真善忍好”的横幅。几十个外国人在天安门前静静坐着，打出“真善忍”的横幅，他们被警察生拉硬拽地拖走时，一个外国男青年大声呼喊着，“真善忍好！全世界都知道！加拿大知道！澳洲知道……”

看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了。这一幕触动了我的内心。我开始怀疑电视上的说辞——“法轮功真的那么”可怕”吗？那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都傻了吗？那些外国人傻了吗？今天那个不肯拿回扣的姑娘傻了吗？我看他们一点儿也不傻，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向世人证明了什么

## 与病人的奇梦因缘

在我当医生之前，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我带着妻儿，肩扛手拎地在战乱中奔逃。沿途的伤兵、孤苦的流浪者，肢体不全的及流着鲜血的，他们都伸着手向我呼叫：“医生！医生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……”在枪林弹雨中，我却只顾自家老小逃命，虽然心里感到对不起这些需要我的人……

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开业十几年下来，我感觉诊所里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似乎都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到我这儿来，让我为他们解除身体上的痛苦、精神上的需要。有一天，诊所来了一个叫芭芭拉的病人，不经意中，她使我突然明白了那个令我不解的梦。

芭芭拉是来北卡旅游和探亲的，她抵达的当晚，开着窗户睡觉，第二天醒来，发现脸完全歪了，眼闭不上，嘴也合不拢。她患了半边脸麻痹，中医叫“面瘫”。芭芭拉吓坏了。

芭芭拉的姐姐苏是我的病人，立即把妹妹带到诊所来。刚一见到她，我大吃一惊，似乎见到了梦中那张歪曲的脸，我不由得倒退了一步，但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同时心里明白，不管是什么缘分，今天我不能逃跑。于是，我开始为她治疗，扎两针下去，只见她面部肿胀逐渐消散，压痛感跟着消失，额头的皱纹渐渐出现，眼睑开始可以微微闭合，嘴角也可慢慢活动，口水不流了。看着这一切神速、奇迹般地发生，苏激动地流下泪来。这时，芭芭拉注视着我，突然说：“啊，你怎么这么面熟，我在哪儿见过你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苏在一旁插话，接着，她转向我问：“你到过南卡罗莱纳州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心里想：

“在梦里，当我逃跑时，你没追上……”

我知道，当年狼狈地不顾别人只为自己逃命时，一定欠下了无数还不清的债。现在正一笔一笔地还呢。这一次，我要告诉她们善恶有报、因果轮回的道理。也许不是现在，但终有一天，她们会明白的。

是“真善忍”。反而是那些一万多元实物开两万多的发票的“子弟兵”们，他们才真傻，他们的作为百姓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就把自己的“声誉”给毁了！过了两天，一个老太太沿着街边的店铺挨家挨户地发放法轮功的传单，发到我们这片时，有个店里的小伙子要打电话报警，我急忙把他拦住了，“别干那缺德事，人家又没碍你什么事儿。”老太太送了我们几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那个原本准备打电话报警的小伙子整个下午都窝在店里，看完了这本书。他连声感慨，“说得也太有道理了！真没想到！”过了几天，我俩偷偷在纸币上写了我俩的化名，办了三退（退党、团、队）。

我文中所言是虚是实，相信各位读者自有公断。——想想也是，法轮功“真、善、忍”有什么错呢？政府反对“真善忍”，难道百姓都“假恶斗”政府才高兴吗？这几年官员贪污腐败得不像样儿，广东韶关

一个公安局长家里居然搜出三千多万现金来！

《九评共产党》真是本奇书，将共产党的历史与本质说得清清楚楚，有机缘的人不妨好好看看。咱也别政府说啥就信啥了，偏听则迷，兼听则明。多看看、多听听，真的假的就会一目了然。◇

